

我常常怀念我的老师



我常常怀念我的老师。

我进无锡东林小学时才六岁。我的启蒙老师是教修身课的黄淡如。修身课是讲做人的道德的课。黄老师怎样教我们，他自己就怎样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我们都很敬佩他。他不但上课教我们，下了课也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记得他常常在放学时嘱

咐我：“回家路上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上茶馆看热闹……”我生了病，他到家里来看我，要家里的人给我补习功课。我可以说首先是从黄淡如老师那里，初步懂得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的。

我十二岁到长沙明德中学读书。那时还是清朝光绪末年。我的历史老师是日本留学生、南社诗人傅熊湘。他剪掉了当时被看得比性命还要紧的辫子上课，向学生讲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怎样丧权辱国，民族败类曾国藩怎样充当清政府的走狗，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听了他的课，我非常痛恨曾国藩，曾经画了一个曾国藩，在他颈上架上一把刀，表示我的愤怒。

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到明德中学来演讲，使我增加了对辛亥革命的了解，我把他也当老师看待。

不守秩序断送了一条腿

有个小伙子的妻子的工作单位离市区较远，妻子每次回城度假后返回时，丈夫都要把妻子送到车站。为了使爱妻在途中有个好座位，他总要在车门前来一场“生死搏斗”，不顾一切地把老人小孩挤得哇哇直叫，上车抢个座位。待妻子不慌不忙地上了汽车，丈夫才让座下车，在一旁得意地擦着汗。舒舒坦坦坐在座位上的妻子，对丈夫这种特别的体贴方式十分满意，每次都报以嫣然一笑。

最近，这位丈夫又去送妻子，见车站候车人较多，就趁汽车到站还未停稳前一个箭步冲上去，想来个先下手为强，不料大腿钻进了汽车后轮前，轧成骨折，股骨受挫，尿道受挤压。送医院后，先动手术解决排尿之急，又住院治疗骨折。医生说：他治愈后也是个瘸子了。



——谁的孩子这么没有教养

·徐鹏飞·

后来我到美国读大学。我是勤工俭学留学生，起先课余时间端盘子挣钱。后来历史系教授韦斯脱卡特主动让我帮他改卷子，给我报酬，让我用这办法勤工俭学。他还在让我给他改卷子时，给我讲历史，讲社会知识。这个丹麦老师也给了我很多教益。

我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同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所以我现在还常想起他们。我深深感到为人师表是十分崇高的。我现在年纪不小了，头上虽然还挂着不少虚衔，都已经是纸糊的高冠，风一吹可以吹掉的。可我仍然切切实实在当教师。我还在当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带几个研究生；我还在家里办英语班，给一些将要出国的人员等上些课。我的视力已经减退到不到零点一，我还是自己为英语班学生编写教材，尽量尽到一个教师应尽的责任。因为，我的许多老师过去就是这样教我的。

作者简介：陈翰笙同志年八十八岁，无锡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政治学家，早在二十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历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我的青年时代

代“表哥”的女友质询

我们冒昧地毛遂自荐，代志刚表哥的女友，向“表哥”作如下的质询：

“表哥，你的爱情真挚吗？为什么你仅仅听到有人说我比你强，你就动摇、犹豫了？”

“表哥，你的爱情纯洁吗？为什么怕我比你强？你怕的到底是什么？”

“表哥，你追求的是什么‘幸福’？为什么你相信我比你强了，你就会不‘幸福’？”

“表哥，你认为我是中专教师，你是司炉工，这就是‘女比男强’。你是不是把工作分高低贵贱，把文化水平和学历看作资本，认为这是构成爱情的要素，而且女子无才便是德，做妻子的不应该有文化，有能力，有社会地位，你是这样看的吗？”

“表哥”，据你的人正派，聪明能干，还写得一手好诗，只是在一些庸俗者眼里，你是司炉工，地位就低了，你自己庸俗不庸俗？你认为司炉工的地位低吗？”

沈志刚同志问，他该怎样去说服表哥。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是明摆着的：如果“表哥”的爱情真挚、纯洁，如果他追求的是爱人间互敬互爱的共同的幸福，而不是大男子统治一切的“幸福”，如果他不用职业之类别分高低贵贱，不自己看不起自己，他就不会在“女比男强，幸福不长”的昏话面前举手投降。

赵锦斌、凌乐愚

上期有一稿中说，当丈夫的要求妻子都百依百顺，当丈夫的都要当一家之主，这说法反映了许多当丈夫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是不对的，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一些当丈夫的头脑中作怪。

在封建社会中，男女是不平等的，公式是“男尊女卑”。现在，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早就平等了，怎么能继续在家庭里建立“男尊女卑”的秩序！也许有人会说，“我只是要妻子依顺我罢了，别给我扣大帽子。”如果丈夫的要求合理，妻子当然可以依顺，但丈夫不合理的要求也要依顺吗？为什么做丈夫不能依顺妻子呢？为什么家里只能丈夫作主呢？在我们新中国，十亿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难道妻子在家庭里倒不是主人了吗？

我们正在努力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国家。这个高度民主，应该包括家庭里的民主。在家庭里，有事应该大家商量，不能谁一人作主，谁一人说了算。丈夫一人作主不对，妻子一人作主也不对。谁比谁“强”就该由谁作主更不对。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夫妻的关系应该是互敬互爱互相关心体贴的关系。斤斤计较谁强谁弱，谁贵谁贱，这还算什么夫妻，这还会有什么幸福？

俞福兴、丁毅

家庭也要建设高度民主

女比男强 幸福难长吗

她们的堕落是怎样开始的？

最近北塘派出所讯了几名年轻的流氓女犯，这些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姑娘”，是怎样成了阶下囚的呢？

从爱情“好玩”开始

王某小小年纪就看爱情电影和小说，觉得爱情很好玩。十四岁那年，她交上了一个男朋友，开始瞒着父母（这是危险的开端）与男友在浓密的林荫，在黑暗的河边，模仿电影中、书上的镜头，拥抱、亲吻……以后，王某上课神志恍惚，功课成绩不

断下降，把男女之间互相挑逗玩弄，作为人生最大乐趣，终于成了女流氓。

从“家庭舞会”开始

李某自小爱好音乐，进厂后不久，与一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小妹妹交了朋友。一次，这小姑娘请李某去参加“家庭音乐会”，说这种“家庭音乐会”特别有趣。好奇心使李某去了。到了那里，只见一群男女相互搂抱，在疯狂的音乐声中扭摆。她正犹豫着想离开，一个男流氓过来抓住李某的手要她伴舞，李某非常紧张，挣扎、叫喊吧，又怕别人说她不出道，便任凭那个流氓搂抱着疯狂扭摆。第二天，

那小姑娘叫李某去参加“家庭舞会”，她完全被俘虏了，终于也堕落了成了女流氓。

从逃出家门开始

丁某从小好吃懒做，她的父母不懂得教育方法，单纯用“打骂”来管教她。上中学时，有一次，丁某因为随同学看电影，回家晚了，其父母不问情由，痛打丁某，丁某哭着跑了。可是到何处去呢？丁某徘徊在城中的路上。夜深了，一个男青年花言巧语，把幼稚的丁某诱骗到家，对丁某强行奸污。丁某受辱后，就开始破罐破摔，游荡在外，卖弄色情，借此行骗，直到沦落法网。（郑飞虎）

用你的行动来说话

周波同志：

读了你在“公开的信笺”中诉说的苦闷，我很同情你的心情和处境。你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已痛改前非，而周围有人仍用老眼光看你，不同意你入团。这当然会令你感到苦恼，但这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因为他们（包括我们大家）对不良的习气和行为历来是深恶痛绝的。虽然你已开始改正错误，但总担心你旧病复发，败坏团组织的声誉。要根本转变别人对你的看法，得依靠你自己不断的努力。

我认为，你可以找团组织谈谈心，表明你的心迹，让团组织了解你。还要主动与周围同志交流感情，希望他们不要老眼光看人，要相信一个人犯了错误是能改好的。

更重要的是，你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你痛改前非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你认定目标，勇往直前。即使目前有人还用老眼光看你，也只会是暂时现象。你不必忧虑不安，你留在别人头脑中的坏印象是一定可以用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抹去的。

（刘志）



洁 无锡县化肥厂 陈惠初（三十二岁）

战士跳起集体舞

每逢周末的晚上，驻锡部队某部一连的战士们，在连队文娱室，随着优美的音乐，跳起了欢快的集体舞。战士们精神饱满，舞姿矫健，引来许多驻地青年男女驻足观看。他们希望也能跳上这欢快的集体舞。战士们说，他们请来了驻地工厂的团员青年教跳集体舞。开始时，战士们摸爬滚打惯了，手脚不适应了，战士们很快学会了。健康的青年集体舞陶冶了战士们的情操，加深了战友间的友谊，在官兵关系、两位副连长、指导员、团支部书记、连队干部、战士们跳得热火朝天，连队的气氛更加活跃了。（魏长健）

「请各位饶了我吧」

一条新闻在某厂青年中引起了震动：一向不读书的小李，在厂团委举办的读书活动心得评比中，荣获“优秀奖”。看过小李的心得的人，称赞他写得有血有肉，联系实际，情文并茂。大家要求厂团委在组织读书心得交流会时，一定要请小李上台，讲讲他是怎样从不爱读书到爱读书的，怎样能够学得这样好的。

小李评上读书“优秀奖”的那天，满脸喜气，洋洋得意，这个打听“优秀奖”有什么奖品，向那个表示，写文章再容易不过，我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可当他听说要请他上台介绍经验时，他的头上却冒出了冷汗。他怎样去介绍呢？他“读书心得”中读的那本《读书心得》摸过呢！他的“读书心得”是一位工友的作品，是借来抄了一遍，充充场面的。现在怎么办？上台去瞎说一通，肯定要露马脚。他宣布了“弃权”，放弃这个登台亮相露面的机会。谁知大家谦虚，非要他上台发言不可。到这时，他才不得不和盘托出，说：“这心得不是我写的，我实在讲不出名堂。请各位饶了我吧。”（王耀祖）

多蒙战士们跳了舞，连队的气氛更加活跃了。（魏长健）